

Be



Night Angel

普夫電各

靜靜的頓河

WAYS GOOD FRIENDS



静静的顿河

第一部

〔苏联〕肖洛霍夫著

金人译

МИХ. ШОЛОХОВ

ТИХИЙ ДОН

ГОСЛИТИЗДАТ, МОСКВА, 1953.

插图系ОРЕСТ ВЕРЕЙСКИЙ所作,根据ДЕТГИЗ, 1955年版复制。

内 容 说 明

“静静的顿河”是苏联现代作家肖洛霍夫的长篇小说,共分四部。第一部叙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顿河沿岸的哥萨克的生活。作者通过小说的主人公葛利高里·麦列霍夫的遭遇,描写了哥萨克的劳动生活、家庭生活,青年哥萨克的恋爱以及各种阶层的分化和矛盾。接着叙述了哥萨克的军营生活和哥萨克官兵之间的矛盾,书中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哥萨克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情形以及哥萨克农村所受的影响都有详尽的描写。同时叙述了共产党在哥萨克地区和军队中的活动和影响,以及党怎样领导人民走向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

“静静的顿河”获得了一九四一年斯大林奖金一等奖。

静静的顿河 (第一部)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 朝内大街 166 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肇庆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 357,000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印张 15 $\frac{5}{8}$ 插页 9

1956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 1980 年 4 月广东第 4 次印刷

印数:26,001—126,000

书号 10019·459 定价 1.55 元

卷首詩 (哥薩克古歌)

我們的光榮的土地不用犁鏵耕耘……
我們的土地用馬蹄來耕耘，
光榮的土地上播種的是哥薩克的頭顱，
靜靜的頓河上裝飾着守寡的青年婦人，
到處是孤兒，靜靜的頓河，我們的父親，
父母的眼淚隨着你的波浪翻滾。

哎呀，靜靜的頓河，你是我們的父親！
哎呀，靜靜的頓河，你的水流為什麼這樣渾？
啊呀，我的水，怎麼能不渾！
寒泉從我的河底向外奔流，
白色的魚兒在我的中流亂滾。

卷 一

第一章

麥列霍夫家的院子，就坐落在村庄的尽头。牲口院子的小門正对着北方的頓河。在許多生滿青苔的淺綠色石灰岩塊中間，有一道陡斜的、八沙繩^①長的土坡，這就是堤岸；堤岸上面散布着一堆一堆的珍珠母一般的貝殼；灰色的、曲折的、被波浪用力拍打着的鵝卵石子邊緣；再向前去，就是頓河的急流被風吹起藍色的波紋，慢慢翻滾着。東面，在當作場院籬笆用的紅柳樹的外面，是“將軍大道”，一叢一叢的白色艾蒿，被馬蹄踐踏過的、生命力很強的褐色雜草，十字路口上有一座小教堂；教堂的後面，是被流動的蜃氣籠罩着的草原。南面，是白灰色的起伏的山脈。西面，是一條穿過廣場、直通到河邊草地去的街道。

參加了倒數第二次土耳其戰爭^②的哥薩克麥列霍夫·普羅珂菲回到村中來了。他從土耳其帶回來一個老婆，一個裹着披肩的嬌小的女人。她不大露面，很少能看到她那憂郁的、野性的眼睛。絲披肩散發着一種遠方的神秘的气味，五光十色的綉花引起了女人們的羨慕。被俘擄的土耳其女人使普羅珂菲和自己的家人疏遠了，於是麥列霍夫老头子很快就和兒子分了家，一直到死也沒有

① 俄國長度名，一沙繩等於二·一三四公尺。——譯者註。

② 指 1878 年 在巴爾幹發生的俄土戰爭。——原註。

到兒子家去過，因為他不能忘掉這種恥辱。

普羅珂菲很快就弄得家成業就了：幾個木匠給他蓋了一所房子，他自己又隔成了一個養牲口的院子。快到秋天的時候，他就把那個彎腰曲背的外國女人——妻子——領到新家庭里來了。他跟她跟在裝着家畜的大板車後頭，一同在村子里走着；全村的小孩和大人都跑到街上來看。哥薩克的大胡子里都抑制地露着嘲笑的神情，女人却大聲地互相喊叫，一群骯髒的孩子跟在普羅珂菲後面咿咿呀呀地亂叫；但是他敞着外衣，慢慢地走着，好像是順着犁溝走一樣，他把老婆的一只柔軟的手腕握在黑巴掌里，意氣昂然地抬起那前面留着一綹白髮的腦袋，只有顴骨下面鼓鼓地長着幾個小瘤子，顫顫巍巍地動着，兩道從來不活動的、因而好像僵化了的眉毛中間滲透出了汗珠。

從那個時候起，村子里就很少見到他了，他也不到村民大會的廣場上去。他孤獨地住在村外那座靠近頓河邊上的小房子里。村子里的人都談論着他的奇奇怪怪的行为。放牛的孩子們說，他們好像看見，每當黃昏，霞光黯淡下去的時候，普羅珂菲就把自己的老婆抱在手里，走到韃靼村的土崗上去，把她放在土崗頂上，脊背朝着一塊石頭，這塊石頭千百年以來被風吹雨打得千瘡百孔了；他坐在她的身旁，他們就這樣長久地向草原望着，一直望到霞光完全消失的時候。以後普羅珂菲就把妻子裹在大衣里面，又抱回家去。全村的人都瞎猜起來，對這種奇怪的行动找尋着解釋，女人們連談閑話的時間都沒有了。關於普羅珂菲的妻子有各式各樣的說法：有一部分人肯定地說，她是空前未有的漂亮，另外一部分人說的却完全不同。直到一個頂大胆的女人瑪烏拉——一個兵士的妻子——假裝到普羅珂菲家去討新鮮酵母回來以後，一切才算弄明白了。普羅珂菲到地窖里去取酵母，瑪烏拉就趁這個時

候偷瞧了一下，原來落在普罗珂菲手里的土耳其女人是个頂丑陋的女子……

过了一会兒，紅漲着臉的瑪烏拉，歪披着头巾，站在胡同里對着一群婦女，大驚小怪地說道：

“親愛的人們，他覺得她身上有什麼漂亮的地方啊？不過是個女子罷咧，要不然的話……咱們的姑娘們可比她長得端正多啦。身體像馬蜂一樣，一折就斷；兩只眼睛又黑又大，眼睛一瞪，就像妖精一樣，老天爺饒命吧。一定是懷着孩子呢，真的！”

“懷着孩子嗎？”婦女們都吃了一驚。

“好像不是姑娘啦，至少養過三個孩子啦。”

“可是從臉上看來怎樣呢？”

“從臉上看嗎？黃臉膛。眼睛渾澄澄的，大概她在外國過得很不舒服。婦女們，她還穿着……普罗珂菲的褲子。”

“是嗎？……”婦女們都驚駭地一塊兒哎呀亂叫起來。

“我親眼看見她穿着褲子，只是沒有褲襠^①，她穿的一定是他的便衣。她身上穿一件長布衫，掖在襪筒裏面的褲子從布衫下面露了出來。我仔細一看，嚇得我心驚膽戰……”

椅子裏悄悄地傳開去，說普罗珂菲的老婆會使妖法。阿司塔霍夫家的兒媳婦（阿司塔霍夫家是住在村子的盡頭上，靠近普罗珂菲家）起着誓說，好像是在聖靈降臨節^②的第二天，她在黎明前看見，普罗珂菲的老婆光着腦袋，赤着腳，在他們家的院子裏擠過牛奶。從那個時候起，母牛的奶頭就干癟成小孩子拳頭一樣大了。牛奶也斷了，而且不久牛就死掉了。

① 哥薩克的褲襠上都縫着一條顏色不同的襠邊，是按哥薩克的羣區分的。——譯者註。

② 聖靈降臨節是復活節後第五十天的節日。——譯者註。

那一年，發生了空前少見的獸疫。頓河附近牛圈里的沙灘上，每天都要出現一些大牛和小牛的屍體。牛疫傳到馬身上去了。在村鎮牧場上牧放的馬群減少了。于是在大街和小巷都傳播着謠言……

許多哥薩克在村民大會散會以後，來到普羅珂菲家。

主人走到台階上來，向大家行禮。

“諸位老人家，你們有什麼事光臨舍下啊？”

人群向台階邊移動着，一點聲音也沒有。

最後，一個喝得醉醺醺的老頭子首先喊道：

“把你的妖精給我們拉出來！我們要審判她！……”

普羅珂菲退進屋子去，但是他們在小門洞里追上了他。一個高個子的炮兵——街上的人給他起了個綽號叫“牛車桿子”^①——一面把普羅珂菲的腦袋向牆上撞着，一面勸道：

“別吵，別吵，這沒有什麼可吵的！……我們不動你，但是我們要把你的老婆拉到地頭去。把她弄死，要比全村的人因為沒有牲口都餓死好得多。你別吵，不然我把你的腦袋在牆上撞碎！”

“把她，把母狗，拉到院子裡來！……”人們在台階旁邊叫喚。一個和普羅珂菲同團當兵的哥薩克，把土耳其女人的頭髮纏在一隻手上，用另外一隻手摀住她那張得大大的、喊叫着的嘴，一溜煙似的穿過門洞，把她拉出去，扔在人群腳底下。一聲尖利的喊叫淹沒了吼叫的人聲。普羅珂菲推開六個哥薩克，奔進內室去，從牆上扯下一把馬刀。哥薩克互相擁擠着，從門洞里退出去。閃閃發光的、嗖嗖响着的馬刀在頭上飛舞着，普羅珂菲從台階上跑下來。人群哆嗦了一下，在院子裡四散開去。

① 俄國舊式牛車，前頭是一根丁字形的又粗又長的桿子，桿子兩邊可以套兩頭牛，向前拉攬走。——譯者註。

在倉房的附近，普罗珂菲追上那个奔跑起來很困难的炮兵“牛車桿子”，并且从后面斜着把他从左肩一直劈到腰部。許多哥薩克都把籬笆樁子撞倒，穿过場院，飛跑到草原上去了。

过了半点种，重新鼓起勇气的人群才又走近了院子。两个前哨縮着脖子走進了小門洞。渾身是血的普罗珂菲的妻子，难看地仰着腦袋，躺在廚房的門限上。普罗珂菲搖晃着腦袋，眼光呆呆的，把一个哇哇哭着的肉团子——流產的嬰兒——包在一件羊皮襖里。

普罗珂菲的妻子就在当天晚上死掉了。孩子的祖母，普罗珂菲的母親，很可憐这个不足月的孩子，就把他抱回家去。

家人把他放在蒸热的鋸末子里面，餵他馬奶吃，过了一个月，等到認定这个黑臉的土耳其血統的孩子能够活下去的时候，就把他送到教堂里去給他受了洗礼。按照祖父的名字，也給他起名叫潘苔萊。普罗珂菲过了十二年才刑滿回來。一部剪得整整齐齐的、雜有几根白毛的紅胡子和一身俄罗斯式的服裝，使他变成了陌生的样子，不像一个哥薩克了。他把兒子領回去，又把家業恢复起來。

潘苔萊長成了一个黑臉的、天不怕地不怕的小伙子。臉和勻称的身材都像母親。

普罗珂菲給他娶了个哥薩克姑娘，是隣居的女兒。从那个时候起，土耳其的血統就和哥薩克的血統交流着了。从这兒开始，高鼻子的、出奇美丽的哥薩克麥列霍夫家族——街面上都叫他們土耳其人——就在村子里繁殖起來了。

潘苔萊埋葬了父親以后，管理起了家务：重新翻盖了一下房子，又給自己的園地增加了半畝^①荒地，盖了几間洋鉄頂的新貯

① 本書所用的“畝”，都是指的俄畝。一俄畝等于一·〇九二公頃。——譯者註。

藏室和倉房。鐵瓦匠按照主人的囑托，用剩鐵片剪成了一對鐵公雞，把它們安裝在倉房的屋頂上。這一對公雞的逍遙自在的樣子使麥列霍夫家的院子平添了許多快活氣象，使這個院子增加了自足和富裕的氣象。

在殘年晚景到來的時候，潘苔萊·普羅珂菲耶維奇胖起來了：身體橫寬起來，背略微駝了些，但是總還能看出他是個體格勻稱的老人。骨頭都干癟了，走起路來一癩一拐的（年輕的時候，因為參加沙皇的閱兵典禮中的賽馬，把左腿跌斷了），左耳朵上戴着一只半月形的銀耳環，一直到老年，他的胡鬚和頭髮依然是黑的；憤怒的時候一氣就是個半死；顯然，這種情況使得他的肥胖的妻子提前衰老了，這個女人以前是很漂亮的，但是現在臉上已經布滿了亂蛛網一般的皺紋。

大兒子彼得羅已經娶了親，他很像母親：是個身材不很高大、蒜頭鼻子的人，生着一頭小麥色的亂蓬蓬的頭髮，褐色的眼睛；但是小兒子葛利高里卻像父親：雖然小了六歲，身材卻比彼得羅高半個腦袋，也像父親一樣，生着下垂的鷹鼻子，稍稍有點斜的眼眶里，嵌着一對略微有些發藍的扁桃形的熱情的眼睛，高高的顴骨上緊緊地繃着一層棕紅色的皮膚。葛利高里也是和父親一樣有些駝背，甚至於在笑的時候兩個人的表情也是一樣粗野的。

父親的愛女杜妮亞希珈^①是一個長胳膊大眼睛的姑娘，加上彼得羅的妻子姐麗亞和一個小孩子——這就是麥列霍夫家的全部成員。

① 杜妮亞希珈是叶爾杜吉亞的愛稱。——譯者註。

第 二 章

灰色的黎明的天空上閃爍着稀疏的晨星。風从黑云片下面掙扎出來。一股霧氣在頓河上空騰起來，移動着，順着白石灰岩山峰的斜坡鋪展開去，像一條灰色的沒有腦袋的毒蛇一樣鑽進了懸崖。左岸的河岔、沙灘、湖沼、葦塘和披着露水的林子——都籠罩在一片冰涼的驚心動魄的朝霞里面。太陽还在地平綫后面懶洋洋地不肯升上來。

麥列霍夫家里，潘苔萊·普羅珂菲耶維奇第一個睡醒過來。他一面走着，一面結着綉有小十字形的襯衫領子，到台階上去。長滿了青草的院子佈滿了銀色的朝露。他把牲口放到街上去。姐麗亞只穿着一件襯衣跑過去擠牛奶。她的兩條白皙的光腿肚子上濺滿了像新鮮乳汁一般的露水珠，草地上留下了一連串穿過院子的隱約可見的腳印。

潘苔萊·普羅珂菲耶維奇對着那些被姐麗亞的腳踩倒的、又慢慢伸直起來的草看了看，就走進內室去了。

开着窗戶的窗台上落了一些在小花園里已經開謝了的櫻桃花瓣，死氣沉沉地發着粉紅色。葛利高里把一隻手伸出床外去，趴着睡覺。

“葛利希加^①，你去釣魚嗎？”

“你是什么意思？”葛利高里小聲地問道，把兩條腿從床上搭拉下來。

① 葛利希加是葛利高里的愛稱。——譯者註。

“咱們走吧，咱們去看太陽出來。”

葛利高里哼哧着，从衣架子上拉下一条便服褲子，把褲腿塞進白色的毛袜筒里去，半天才穿上皮靴子，把歪斜的鞋后跟扳正。

“媽媽做好魚食了嗎？”他沙声地問道，跟着父親向門洞里走去。

“做好啦。你先到船上去吧，我立刻就來。”

老头子把冒着热气的噴香的麥子裝進襖衣，仔細地把落到外面的麥粒又都撿到手巴掌里，于是跛着左脚，一瘸一拐地向坡下走去。葛利高里愁眉苦臉地坐在船里。

“往哪兒划？”

“到黑土崖去。在前天咱們在上面坐过的那棵倒在水里的樹旁边試試看。”

小船用船尾划着岸边，在水里漂着，离开了河岸。激流把小船冲得搖搖擺擺，好像要翻掉似的。葛利高里并不划船，只用船槳撥正方向。

“你划呀。”

“等漂到河当中再划。”

小船横过激流，向左岸漂去。公鷄的叫声从村子里傳來，在水面上震蕩着，一直傳到他們耳朵里。船舷划着像木架子一样撑在水边的、松軟的黑色土崖，靠在一个河灣上了。离河岸五沙繩远的地方，可以看見那棵沉到水底去的榆樹的樹枝。漩渦在榆樹四周追逐着水沫的褐色圓泡。

“放开釣竿，我來下食，”父親悄悄地對葛利高里說，一只手巴掌塞進冒热气的罈子口去。

一粒黑麥清清楚楚地在水里迸濺了一下，嚇的响了一声，就像有人低低地發出的声音。葛利高里把几粒鼓脹的麥子安到釣子

上，露出了笑容。

“釣釣釣，釣釣釣，大魚小魚都來到。”

抖成圈子落到水里去的釣繩像絃一樣伸直了，又重新彎下去，差不多沉到水底去了。葛利高里用腳踩着釣竿的一頭，竭力不叫身子搖動，爬過去取煙荷包。

“爸爸，事情不會成功……月亮還不圓呢。”

“你帶着洋火嗎？”

“帶着哪。”

“給我一個火。”

老头子抽着煙，望着在那棵水里的枯樹對面還遲遲沒有升上來的太陽。

“鯉魚不一定什麼時候出來。有時候月亮不圓也能釣到。”

“看啊，光是一些小魚咬食，”葛利高里嘆了一口氣。

小船附近的水嘩啦嘩啦響了一陣，又向后退去，這時候有一條兩呎^①長的、好像用紅銅鑄成的鯉魚，哼哼着向上一跳，用彎彎曲曲的紫色尾巴把水划開。像珍珠粒一般的水花濺了一船。

“現在等一等吧，”潘苔萊·普羅珂菲耶維奇用袖子擦着潮濕的長胡子。

沉沒在水里的榆樹旁邊，粗大的光樹枝中間，同時跳出來兩條鯉魚；第三條小一些，盤旋着向空中跳去，一次又一次地、頑強地向崖邊上撞去。

葛利高里焦急地嚼着潮濕的煙卷頭。不很耀眼的太陽已經升到半棵橡樹高了。潘苔萊·普羅珂菲耶維奇浪費完了所有的魚

① 本書所用的“呎”，都是指的俄尺。一俄尺等於〇·七——公尺。——譯者注。

食，又不滿意地咬着嘴唇，呆呆地望着那一動不動的釣竿頭。

葛利高里吐出了烟卷頭，恨恨地望着烟卷頭迅速地飛出去。他心里咒罵着父親，因為父親老早就把他叫醒了，不叫他睡足。因為空肚子抽烟，嘴里發出一股焦臭味。他彎下身子，用手去捧水，——這時候，在离水面半呎遠的地方懸着的釣竿頭輕輕地搖動着，慢慢向下彎去。

“咬鈎啦！”老头子長出了一口氣。

葛利高里抖擻精神，舉起釣竿，但是竿頭迅速地鑽進水去，釣竿從手攏住的地方起彎下去，彎成了一個圈。好像是魚在翻動，一股巨大的力量把綑緊的紅柳木釣竿向下拉去。

“抓緊點！”老头子哼哼着，把船從岸邊搖開。

葛利高里用力向上舉釣竿，但是辦不到。粗釣繩干燥地吱吱响着斷了。葛利高里因為失了平衡，搖晃了一下。

“好，用魚叉子！”潘苔萊·普羅珂菲耶維奇低低地說，但是叉子尖叉又不中帶着魚食的鈎子。

葛利高里激動地笑着，拴上新釣繩，又拋了出去。

差不多要够到河底了——竿頭彎下去了。

“就是它，坏蛋！……”葛利高里哼哼笑着，很困難地把那條向激流沖去的魚從水底拉了出來。

釣繩刺耳地吱吱响着，划着水面，釣竿的下頭，河水迸濺起來，像一塊淺綠色的斜形布幕。潘苔萊·普羅珂菲耶維奇用短粗的手指頭剝動着撈網的木柄。

“把它拉出水面來！拉緊，不然又要被它鋸斷啦！”

“不要緊！”

一條金紅色的大鯉魚被提到水面上來了，水里起了泡沫，它把扁平的大腦袋往下一扎，又向深處沉去。